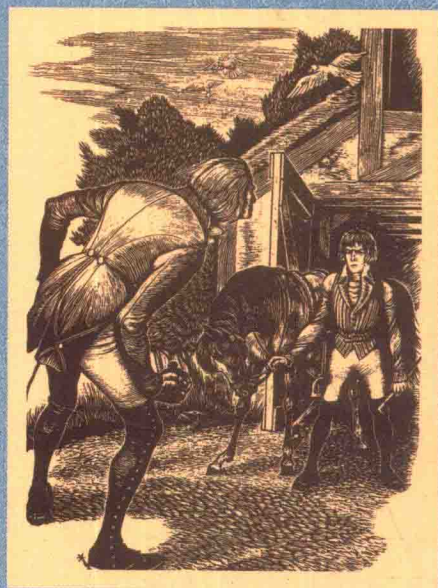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勃朗特 (Brontë, E.) 著

钟婧嵘 译



全译本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勃朗特 (Brontë, E.) 著

钟婧嵘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啸山庄 / (英) 勃朗特 (Brontë, E.) 著 ; 钟婧嵘
译.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5重印
ISBN 978-7-5317-2778-1

I. ①呼… II. ①勃… ②钟…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3266号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作 者 / (英) 勃朗特 (Brontë, E.)

译 者 / 钟婧嵘

责任编辑 / 陈颖杰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287千字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5月第3次印刷

定 价 / 22.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778-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经销商联系调换。

译者序

《呼啸山庄》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一百多年以来，它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富有诗意的景物描写，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如火如荼革命理想的爱憎激情，吸引着世界各国一代代的读者及评论家，被誉为英语语言中最震撼人心的小说杰作。

这是一个爱情和复仇的故事。在 19 世纪的英国约克郡一个阴沉的荒原边上的故事，主人公名叫希斯克利夫，他是一个吉卜赛男孩，被肖恩先生带到呼啸山庄。他得到主人之女凯茜的钟爱，凯茜在爱的同时，又无法拒绝自己想过富裕生活的愿望，而能提供这种生活条件的，却是邻居埃德加·林顿。希斯克利夫无意中得知后，悄然离去，凯茜在愁苦心情中嫁给了林顿。

几年后希斯克利夫风度翩翩地回来了，林顿的妹妹伊莎贝拉爱上了他，他买下了呼啸山庄，他与伊莎贝拉结婚以后，希斯克利夫的冷淡无情使伊莎贝拉很快枯萎凋谢，凯茜也因为悲伤过度而濒临死亡。希斯克利夫在凯茜弥留之际来到她身边，把她抱到窗前眺望那方岩石——童年时代那曾是他们的“城堡”，凯茜说她等待着，总有一天他们会团圆，然后死去。

希斯克利夫心神错乱，在哀悼凯茜、期待死亡中挨过了 20 年。他对周围一切都极端轻蔑、百般折磨，直到凯茜的幽灵在一个严冬的雪夜把他召唤到他们最喜爱的荒原上某个地方，在死亡中重新聚会……小凯茜和哈顿继承了山庄和田庄的产业，两人终于相爱，去画眉田庄安了家。小说在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中表现出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呼啸山庄》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畸形社会的生活画面，勾勒了被这个畸形社会扭曲了的人性及其造成的种种恐怖的事件。该书自出版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遭到评论界的猛烈谴责，一直不被世人所理解，是一部“奥秘莫测”的“怪书”。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

人们才发现，艾米莉远远走在人们前面。原因在于它一反同时代作品普遍存在的伤感主义情调，而以强烈的爱、狂暴的恨及由之而起的无情的报复，取代了低沉的伤感和忧郁。它宛如一首奇特的抒情诗，字里行间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狂飙般猛烈的情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许多人可能会想，写出这样一部著作的人应该是一个经历很丰富的人，其实不然，《呼啸山庄》的作者其实是一个深居简出的女孩。作者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夏洛蒂·勃朗特妹妹，安妮·勃朗特姐姐。出生于贫苦的牧师之家，曾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求学，也曾随姐姐去比利时学习法语、德语和法国文学，准备将来自办学校，但未如愿。艾米莉性格内向，娴静文雅，从童年时代起就酷爱写诗。1846年，她们三姐妹曾自费出过一本诗集。《呼啸山庄》是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发表于1847年12月。她们三姐妹的三部小说——夏洛蒂的《简·爱》、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和小妹妹安妮的《艾格尼斯·格雷》是同一年问世的。除《呼啸山庄》外，艾米莉还创作了193首诗，被认为是英国一位天才的女作家。

这位女作家在世界上仅仅度过了三十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应该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有的已被选入英国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中二十二位第一流的诗人的诗选内。然而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与《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和她们的妹妹——《艾格尼斯·格雷》的作者安妮·勃朗特（1820—1849）号称勃朗特三姊妹，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上焕发异彩。特别是《简·爱》和《呼啸山庄》，犹如一对颗粒不大却光彩夺目的猫儿眼宝石，世人在浏览十九世纪英国文学遗产时，不能不惊讶地发现这是稀世珍物，而其中之一更是如此令人留恋赞叹，人们不禁惋惜这一位才华横溢的姑娘，如果不是过早地逝世，将会留下多少璀璨的篇章来养育读者的心灵！

英国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对《呼啸山庄》有很高的评价，其中英国进步评论家阿诺·凯特尔在《英国小说引论》一书中第三部分论及十九世纪的小说时，也有专文为《呼啸山庄》作了较长的评论，他总结说：“《呼啸山庄》以艺术的想象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这是一部毫无理想主义、毫

无虚假的安慰，也没有任何暗示说操纵他们的命运的力量非人类本身的斗争和行动所能及。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呼啸山庄》中的男男女女不是大自然的囚徒，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努力去改变它，有时顺利，却总是痛苦的，几乎不断遇到困难，不断犯错误。”

小说是以希斯克利夫达到复仇目而死告终的。他的死是一种殉情，表达了他对凯茜生死不渝的爱，一种生不能同衾、死也求同穴的爱的追求。而他临死前放弃了在下一代身上报复的念头，表明他的天性本来是善良的，只是由于残酷的现实扭曲了他的天性，迫使他变得暴虐无情。这种人性的复苏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闪耀着作者人道主义的理想。

在爱与恨的选择中，希斯克利夫是个悲剧，无法想象，当他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与对凯茜的向往时，他是多么得痛苦。但最后的他是幸福的——当他笑着死去时——他也应该由恨而得到了解脱。

山坡上有三座坟墓：凯茜在中间，一边是林顿，一边是希斯克利夫。

这便是对爱与恨最美的诠释。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3
第四章	23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2
第七章	38
第八章	47
第九章	55
第十章	69
第十一章	83
第十二章	92
第十三章	102
第十四章	113
第十五章	120
第十六章	127
第十七章	131
第十八章	145
第十九章	153
第二十章	157
第二十一章	162
第二十二章	176
第二十三章	181
第二十四章	188

第二十五章	197
第二十六章	200
第二十七章	203
第二十八章	214
第二十九章	220
第三十章	225
第三十一章	230
第三十二章	235
第三十三章	244
第三十四章	251

第一章

1801年，我刚从我的业主——总给我惹麻烦的离群索居的邻居那儿做客回来。这一带真是个仙境般地方呀！在整个英格兰境内，我相信我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远离喧嚣和世俗的地方，一个隐世者的理想的天堂——而希斯科克利夫和我正是陶醉于这儿荒凉景色的如此合适的一对。少见难得的汉子啊！在我骑着马走上前去时，看见他的黑眼睛缩在眉毛下用猜忌的眼神打量着我。而在我通报自己的姓名时，他的手越发往背心袋里插得紧，完全是一副跟人拉开距离的样子。刹那间，我对他产生了亲切之感，而他却根本未察觉到，我对他是心怀何等的热忱。

“希斯科克利夫先生吗？”我说。

他点了一下头就算是附和。

“先生，我是洛克伍德先生，您的新房客。我刚落下脚就过来拜访您，很高兴见到您，我很诚心想租画眉田庄，希望不会给您带来不便。昨天我听说您想……”

“画眉田庄是我的个人产业，先生。”他打断了我的话，愣了一下。“只要是我还活着，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给我造成什么不便的——进来。”

这一声“进来”是咬牙切齿，带着“去你妈的！”这一种口气说出来的。甚至他靠着的那扇大门也没有对这句许诺表现出同情而打开。我想正是此情此景决定我接受这样的邀请，我对一个仿佛比我还更有怪癖的人颇感兴趣。

他见我马的胸膛简直要碰上栅栏了，才伸手解开了门链，很不乐意地把我领上铺道。我们刚到了院子，他就叫着：

“约瑟夫，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走，拿点酒来！”

“我想他全家只有这一个仆人吧，”那双管齐下的命令引起了我的想法。“怪不得石板缝间长满了草，而且只有牛替他们修剪篱笆。”

约瑟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不，简直是个老头——也许还很老了，但还很健壮结实。“老天爷保佑我们。”他接过我的马时，气鼓鼓地盯了我一眼，不高兴的小声嘀咕，同时又那么愤怒地盯着我的脸，使我善意地揣度他一定需要神力来帮助他才能消化他的饭食，这声虔敬的呼叫跟我这个不速之客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呼啸山庄”是希斯克利夫先生的住宅名称。“呼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暗示这地方在有风暴的天气时，到处是喧嚣杂乱的情景。可不是，他们这儿一定是一年四季空气明净，清新爽朗。房屋那头有几棵矮小的枞树过度倾斜，还有那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仿佛在向太阳乞讨温暖，我们就可以想象北风威猛了。幸亏建筑师有先见之明，把房子盖得很结实：窄小的窗子深深地嵌在墙里，墙角有大块的凸出的石头防护着。

跨进门槛之前，我停下脚步，观赏了一下房子前面大肆装点得那些奇形怪状的雕饰。特别是正门附近，那上面除了许多残破的怪兽和不知羞的小男孩^①外，我还发现“1500年”和“哈顿·肖恩”的字样。我本想说一两句话，再向这位板着脸儿的房东打听出点儿什么，但是他站在门口的那副姿态可以看出，他要我要么迅速地进去，要么干脆离开，而我在参观可以看出之前并不想增加他的不耐烦。

根本不必经过什么外间或是穿堂，我们径直进了这家的起坐间——他们颇有见地把这里叫做“堂屋”。一般所谓的堂屋是把厨房和大厅都包括在内的，但是我认为在呼啸山庄里，厨房应该是被迫挤到另一个角落里去了。至少我听得到在尽头有人咕咕哝哝地说话，还有瓶罐而且在大壁炉里我也没看出烩炖或烘烤食物的痕迹，墙上也没有铜锅和锡滤锅之类的闪闪发光东西。倒是在屋子的一头，在一个大橡木橱柜上摆着一沓沓的白盘子，还夹杂着一些银壶和银杯，一排排，垒得高高的直到屋顶。的确，它们射出的光线和散发出的热气被映照得很灿烂。橱柜从未上过漆，它的整个构造只要留神尽可一览无余，除了一处，被摆满了麦饼、牛羊腿和火腿之类的木架遮盖住了。在壁炉上面，是几支旧枪和一对马枪，壁炉架上一溜摆了三个涂得花里胡哨的茶叶罐。地是平滑的白石铺砌的，椅子涂了绿漆，是那种简陋的高背椅，一两把笨重的黑椅子藏在暗处。橱柜下面的圆拱里，躺着一只酱色短毛大母猎狗，一窝唧唧叫着的小狗围着它，还有别的狗在

① 指的是小天使，因其全身赤裸，所以说是“不知羞的小男孩”。

另找别的地方做安身之处。

如果这屋子和家具的主人是一个质朴的北方农民，那倒没有什么稀奇的。这种人常常生就一副倔犟的面容，穿着过膝短裤，扎着绑腿，使两条腿显得又粗又壮。这样的人，经常都是坐在他的扶手椅上，一大杯啤酒在面前的圆桌上冒着白沫。如果是正好吃过了饭的那会，在这山中方圆五六英里内走一趟，总可以看得到的这样的情景。

但是希斯克利夫先生和他的住宅以及生活方式，却形成一种强烈反差。在外貌上他像一个黑皮肤的吉卜赛人，从服装、举止来说像个绅士——也就是像乡绅那样的绅士，也许有点邈邈，可是还不至于看着使人觉得不大得体，因为他有一个挺拔、较直的身板，而且还带点郁郁寡欢的气质。可能有人会怀疑，他因缺乏某种程度的教养而傲慢无礼。

我懂得他跟他，有共鸣，完全不认为是这么回事。我凭直觉觉得他的冷淡是由于对矫揉造作、互相表示亲热感到了厌恶造成的。他的爱或是恨，都深藏不露；至于被人爱或恨，他又认为是一种鲁莽的事。

不，我这样下判断可能太早了：我把自己的想法肆意地扣在他的头上。当希斯克利夫先生遇见一个算是熟人时，便把手藏起来，这和我也这样做的理由可能有所不同。但愿我这性格可称得上是特别的吧，我亲爱的母亲过去常说，我不会有一个舒适温馨的家，直到去年夏天我才证实了自己真是完全不配。

我正在海边享受着一个月的好天气的时候，谁想碰上了一个最迷人的姑娘——她尚未对我理会那阵儿，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位女神。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爱情表达出口^①。可是，如果神色可以传情的话，连傻子也猜得出我在用生命爱她。她懂得了我的心思，就回送了我一个秋波——也不提多甜蜜，你尽管自个儿去想。我怎么办呢？我害羞地接受，但却冷冰冰地退缩，像个蜗牛似的。她越看我，我就退缩得越远。直到最后这可怜的姑娘不得不怀疑她自己的感觉，以为自己闹了个大笑话，竟和她妈妈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于我古怪的行为，我得了个冷酷无情的名声，只是我心里明白，这有多么冤枉。

我在壁炉边坐下，我的房东是向对面。为了不冷场，我伸手去摸了摸那只大母狗。它离开那窝崽子，偷偷溜到我的腿后面，龇牙咧嘴的，白牙

①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女主角对自己倾慕的公爵所言。

上馋涎欲滴。我的抚摸引得它从嗓子里发出一长串的咆哮。

“你最好别理这只狗，”希斯克利夫先生也同时咆哮着，并跺了一下脚来警告它。“它是不习惯受人娇惯的——它不是当做宠物养的。”接着，他大步走到一个边门，又大叫：“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窖的深处隐隐约约地咕哝了两句，可是并没有爬上来的动静。因此他的主人就下地窖去找他，留下我和那凶暴的母狗加上一对狰狞的蓬毛牧羊犬面对面地厮守着。这对狗同那母狗一起对我的一举一动堤防着，监视着。

我安分地坐着，并不想和犬牙打交道。然而，我暗中的嘲弄它们是不会懂得，便对这三条狗挤眉弄眼做起了鬼脸，然而我脸上的某种变化激怒了狗夫人，它忽然暴怒，跳上我的膝盖。我把她一下踢了回去，又急忙把桌子拉过来，挡在我们中间。

这举动可惹起了公愤，六只大小不同、年龄不一的四脚恶魔，从藏身之处一下跳了出来。我觉得我的脚跟和衣边是重点攻击的目标，我一面尽可能有效地用火钳来挡开较大的斗士，一边迫于情势，不得不大声告急，叫这家人快来收拾局面。

希斯克利夫和他的仆人迈着烦躁而又懒洋洋的脚步，还是不慌不忙地爬着地下室的梯阶，没有加快一秒钟，虽然炉边已经被号叫和狂吠闹得大乱。

幸亏厨房里有人快步走来——一个健壮的女人，她卷着衣裙，光着胳膊，两颊火红，抡着木棒冲到我们身边——运用那个武器再加上使用她的舌头，像变魔术一样平息了这场风波。等她的主人上场时，她已如风暴过后却还在起伏的海洋一般，喘息着。

“见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受到了这样的怠慢之后，他还这样瞅着我，可真难以忍受。

“是啊，真是见鬼。”我咕噜着。“先生，就是魔鬼附体的猪^①也不会像这些畜生这样凶神恶煞。您倒不如把一个生客丢给一群老虎的好！”

“对于什么都不碰的人，它们不会多事的。”他说，把酒瓶放在我面前，又把搬开的桌子归回原位。“狗是应该有警觉的。喝杯酒吗？”

“不，谢谢您。”

^① 引自《圣经·新约·路迦福音》第八章32-33节，其中记载了被魔鬼附身的一群猪冲下山崖进入湖中淹死的故事。

“没被咬着吧?”

“我要是给咬着了，早就给那咬人的畜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呢。”

希斯克利夫挤出一丝微笑。

“好啦，好啦，”他说，“你是慌了神了，洛克伍德先生。喏，喝点酒。光临寒舍的客人极少，所以我得承认，我和我的狗都不大知道该怎么接待客人。先生，祝你健康!”

我鞠了一躬，并且回敬了他的寒暄。我开始觉得为了一群狗的失礼而坐在那儿生气，有点傻。此外，我也不愿意让这个家伙再看着我幸灾乐祸——因为他的情绪往那方面转了。

也许他也已察觉到，觉得得罪了一个好房客未免愚蠢，说话就不再那么生硬和怠慢了，提起了他以为我会有兴趣的话头——我目前住处的优缺点。

我发现他对我们所触及的话题，是非常有见解的。在我回家之前，我居然兴致勃勃，提出明天再来拜访。而他显然并不愿我再来打搅。但是，我还是要去。我觉得，同他一比，我居然如此爱好交际！这可真是不可思议。

第二章

昨天下午雾气重重，天气寒冷。我想就在书房炉边消磨一下午，不打算踩着荒原上的泥路，赶到呼啸山庄去了。

吃过午饭我怀着这个懒惰的打算上了楼。一进屋，就看见一个女仆正跪在地上，身边是扫帚和煤斗。她正在把一堆堆煤渣压在火焰上，弄起满屋子灰尘。这景象让我只好立刻转身回来。我拿了帽子，走了四里路，到了希斯克利夫的花园门口，空中开始飘起雪来了，刚好躲过了一场今年初降的鹅毛大雪。

在荒凉的小山包上，泥土结着黑霜变得生硬，寒风浸入骨髓。我弄不

开门链，就跳了进去，穿过两边蔓延的醋栗树丛的石路，敲起门来。谁知怎么敲也没有人答应，倒把我的手节骨都敲痛了，那一群狗也号叫了起来。

“倒霉的人家！”我心里直叫，“你们这种人天生待人怠慢，活该与人老死不相往来。我至少还不会在白天把门闩住。我才不管呢——我要进去！”

如此决定了，我就抓住门闩，使劲儿摇它。这时约瑟夫从谷仓的一个圆窗里探出头来好像很不满的样子。

“你干吗？”他嚷道。“主人在牛栏里，你要是找他，就从这条路口绕过去。”

“屋里没人开门吗？”我也叫起来。

“除了太太，没人了，就算你拼命敲门，闹到半夜，她也不会开门。”

“为什么？你就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呃，约瑟夫？”

“别找我！我可不管。”他咕哝着，那个脑袋也缩进去了。

雪开始越下越大了。我抓住门钮再试一下，这时一个没穿外衣的年轻人，扛着一根草耙，在后面院子里出现了。他招呼我跟着他走，穿过了洗衣房和一片铺平的地（那里有煤棚、抽水机和鸽笼）最后进入昨天接待我的那间宽大、暖和、舒适的堂屋。

煤、炭和木材混合在一起燃起的熊熊炉火，照耀出明亮、愉快的红光来。在准备摆上丰盛晚餐的桌旁，我很荣幸地看到了那位“太太”，以前我从没想过，他家里还有这么一个人存在。

我鞠了一躬，站在那儿，以为她会叫我坐下。可是，她望了望我，往她的椅背一靠，纹丝不动，一言不发。

“好大的风雪呀！”我说，“希斯克利夫太太，我因为您的仆人偷懒而‘大吃苦头’，我费了好大劲儿才使他们听见我敲门！”

她始终一言不发。我瞪眼，她也瞪眼。不管怎么说，反正她把目光定在我身上，使人十分不安，而且很不愉快。

“坐下吧，”那年轻人粗声粗气地说，“他就要来了。”

我听了他的话，轻轻咳了一下，称呼那恶狗为朱诺^①。直到第二次会面，它总算赏脸，摇起尾巴叫唤两声，表示我是熟人了。

“好漂亮的狗！”我又开始说话。“将来那些小狗你不打算留下来，夫人？”

① 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妻子，此处主人公称房东家的狗为朱诺，是友好的表示。

“那些不是我的，”这女主人说，她的回话比希斯克利夫更来得峻峭。

“啊，原来你宠爱的东西在那！”我接着说，并转身看了看一个不大起眼的坐垫，上面好像是猫之类的东西。

“疼爱这些东西才真是怪事呢！”她轻蔑地说。

倒霉，原来是堆死兔子。我又轻咳一声，向火炉凑近些，又把今晚天气不好这个话题又搬了出来。

“你本来就不该出来的。”她说，站起来去拿壁炉台上的两个彩色茶叶罐。

她本来坐在光线被挡住的地方，此时我可就清清楚楚看出了她整个的形体容貌。她很苗条，体态优美，还有一张我生平从未见过的漂亮的小脸蛋儿。五官纤丽，非常漂亮。淡黄色的髻发——倒不如说是金黄色，松松地垂在她那细嫩的颈上。至于眼睛，要是眼神能显得和悦些，就更使人无法抗拒了。算我那颗很易动心的心儿运气好，她这双秀目流露出来的只是介乎藐视一切和有点无可奈何的神色之间，让人看了只觉得别扭。

那些茶叶罐，她不大够得着。我站起来，想帮她一下。她猛地扭身转向我，就像是一个守财奴看到有人要来帮她计数她的金子那样。

“我不要你帮忙，”她脱口而出，“我自己拿得到。”

“对不起。”我连忙道歉。

“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她问，把一条围裙系在她那干净的黑衣服上，然后站起来，拿起一匙子茶叶，但却不往壶里倒。

“如果喝一杯热茶那真是太好了。”我回答。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

“不是，”我说，勉强笑一笑。“现在您正好请我喝茶。”

她把茶叶甩了回来，连茶匙一起摔掉，使着性子，满脸不高兴地又坐在椅子上。她眉头紧皱，孩子似的撇着嘴唇，似乎就要哭出来。同时，那年轻人已经穿上了一件相当破旧的上衣，站在壁炉前烤火取暖，用眼角瞅着我，好像我们之间有什么未了的不共戴天之仇似的。我不禁疑惑起来，他究竟是不是仆人。他的衣着很没品位，言语也显得没有教养，完全没有那种在希斯克利夫先生和他太太身上所能看到的优越感。他那厚厚的棕色髻发乱七八糟，他的胡子像头熊似的布满面颊，双手像普通做活的工人一样变成了棕黑色；可是，他的举止很随便，几乎有点旁若无人，对于我们的主妇，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做仆人应有的殷勤来。既然难以断定他的地位，我认为最好还是不去注意他那古怪的举止。五分钟以后，希斯克利夫进来

了，多少让我在这尴尬的场面松一口气。

“您瞧，先生，我说好要来就来了吧！”我嚷道，装着高兴的样子，“我担心要给这天气困住半个钟头呢，希望你容许我在这里躲避一下。”

“半个钟头？”他说，抖落了他衣服上的雪片。

“我奇怪你为什么偏拣着大风雪下得最深的时间出去溜达。你知道，你有陷进沼泽地的危险吗？即使熟悉这片荒野的人，也会在这样的晚上迷路的。我还可以告诉你，眼前你别期望这天气会好转。”

“或许你可以派一位仆人作我的向导，他可以在我田庄那边过夜——您能派给我一位吗？”

“不，我不能。”

“啊呀！真的！那我就得凭我自己的本事了。”

“哼。”

“你要沏茶了吗？”穿着破衣服的年轻人问，他那凶狠凝视的目光从我身上转向那边的太太。

“他也有一份儿吗？”她问希斯克利夫。

“把茶端上来，行吗？”这就是回答，他的回答这么粗暴，把我吓了一跳。这句话的腔调露出他真正的坏性子。我再也不打算把希斯克利夫叫做少见难得的汉子了。茶预备好了之后，他就这样请我——“好了，先生，把你的椅子往前挪挪。”

于是我们全体，包括那粗野的年轻人在内，都拉过椅子来围桌而坐。在用茶点的时间，席面上是一片肃静。

我想，要是这朵乌云是由我招来的，那我就该负责打破它。他们不能每天都这么阴沉缄默地坐着吧？无论他们有多坏的脾气，他们平常也不至于总是这样面无表情的吧？

“奇怪的是，”我在喝完一杯茶，接过第二杯的时候开始说，“奇怪的是习惯对我们有多么大潜移默化的力量，很多人就不能想象，像您，希斯克利夫先生，这样过着完全遁世隐居的生活，有什么乐趣可言。可是我敢说，有您一家人围着您，还有您可爱的夫人作为您的家庭与您的心灵上的陪伴。”

“我可爱的夫人？”他插嘴道，脸上浮起了几乎是狰狞的讥笑。“她在哪里——你所谓的我可爱的夫人？”

“我的意思是说希斯克利夫夫人，您的太太。”

“哦，是啦，啊！你指的是，尽管她的肉体已消逝，她的灵魂还站在家

族保护神的岗位上，而且守护着呼啸山庄的产业。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搞错了，便想说点什么挽救一下。我本该看出双方的年龄相差太大，不像是夫妻。一个大概四十了，正是理智最成熟的时期，男人到了这个年纪，很少会异想天开，希望有一位年轻姑娘会由于爱情而嫁给他。那种梦是留给我们到老年聊以自慰的。另一个人呢，看上去还不到十七岁。

于是我灵机一动，想到：“在我胳膊肘旁边的那个，用茶缸喝茶，用没洗过的手拿面包吃的傻瓜，也许他就是她的丈夫——希斯克利夫少爷。只因为她全然不知道天下还有更好的人，结果就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憾事——我必须当心，可别因为我让她后悔她的选择。”

最后的念头仿佛有点自负，其实倒也不是。因为我旁边的这个人在我看来简直可以说令人生厌。根据经验，我还是应该有点魅力的吧。

“希斯克利夫太太是我的儿媳妇，”希斯克利夫说，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着，掉过头以一种特别的眼光看着她：一种憎恨的眼光。除非是他脸上的肌肉生得极反常，不会像别人一样地表现出他心灵的语言。

“啊，当然，我现在看出来啦，你真是好福气，拥有这位仁爱为怀的仙女。”我转过头来对我旁边那个人说。

这下可比刚才更糟，这年轻人的脸上通红，握紧拳头，简直想要动武的架势。可是他好像马上又镇定了，这通怒火只化为一句冲我而来的狠话，压下了这场风波，这句话，我假装没注意。

“你很不幸你猜错了，先生。”我的房东说，“我们两个人谁都没有这福气拥有那个像你说的这位仙女，她的男人死啦。我说过她是我的儿媳妇，因此，她当然是嫁给我的儿子了。”

“这位年轻人是——”

“当然不是我的儿子！”

希斯克利夫又笑了，好像把那个粗人算作他的儿子，简直对他是一种多大的侮辱。

“我的姓名是哈顿·肖恩，”另一个人吼着，“我劝你还是对它敬重点的好。”

“我没有表示不尊敬呀。”我回答道，心里暗笑他报出自己姓名时的庄严神气。

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我，我可没办法一直回瞪他，唯恐我会耐不住给他个耳光或是笑出声来。我开始感到在这个愉快的一家人中间，我的确是碍事的。那种精神上的阴郁气氛不止是抵消，而且是压倒了我四周温暖的物